

红军曾血战的小县,如今蜜橘飘香“一带一路”

突破湘江的精神助兴安产业突围

文/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志兵 熊星星 黄璐 王楚 张灿

渡口印记

界首渡口：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，宣告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的破产

界首渡口，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渡江四大渡口之一，军委纵队在此过江。

1934年11月28日，湘江两岸硝烟弥漫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下令：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。战斗全线打响，红军伤亡严重，处境险恶，到了最危急的关头。

深夜，一份来自红一军团的电报送到朱德手上：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昼夜兼程过河。这份以下级要求上级的口吻发来的电报，带给朱德极大的震惊，这表明前方战士在湘江防线已拼尽全力。

28日至30日，经过界首左、右两翼的激烈阻击战，中央红军以重大的代价，保住了向湘江前进的通道，使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得以顺利通过湘江。为掩护大部队过江，红五军团34师和红三军团6师18团被永远地隔在了湘江东岸。

湘江血战，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战斗最激烈、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役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.6万余人，锐减到3万余人。

广大红军指战员认识到，只有改变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军事领导，红军才能取得主动，长征才能取得胜利。

血的代价，宣告了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的破产。



桂林永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2023年落户兴安。



俯瞰红星大桥。

广西兴安，界首渡口。湘江，这平静的水面，还映着闪闪的红星；那拍岸的波涛，还回荡着红军的呐喊。1934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随军委纵队通过浮桥渡过湘江。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，撕破国民党近40万大军布下的“口袋阵”，终在绝境中突破重围。“英雄事迹，牢记心上，千秋万代，永志不忘。”7月21日，界首渡口旁，湖北日报“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——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”全媒体报道组庄重宣读《湘江祭文》，祭奠英烈，以誓明志。

“红军证明”证明：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，一切依靠人民

从岸上红军街街口下来，左侧可见界首渡口石碑，右侧石壁上刻着8个大字——“过了湘江就是胜利”。

那是毛泽东在红军存亡绝续之际的大声疾呼。红军街上一栋老房子里，挤满了聆听湘江战役讲解的游客，墙上“万万火急”字样让人陡然呼吸急促。

那是战斗最危急的时刻，由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的紧急电文。“我们不为胜利者，即为战败者。”这是背水一战的决绝。

“面对困难决不低头，我们年轻人要传承这种勇于胜利、勇于突破、勇于牺牲的精神，敢为人先，勇立潮头。”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丁享奥说。

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里，立着一座名为“红军证明”的雕塑。

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讲解员黄雪莹介绍，雕塑“讲述”的是一名红军排长和界首铜匠刘发祥的故事。

1934年11月27日，红三军团某部一支先头小分队到达界首。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和强迫，一部分群众逃走了。刘发祥的师傅因为做生意去过井冈山，对共产党和红军有所了解。他告诉刘发祥：“不用怕，红军是为穷人办事的。”就这样，刘发祥不仅留下了，还主动找到小分队朱排长，和乡亲们一起协助红军渡江。

临走前，朱排长主动给刘发祥写了这份“红军证明”：

刘发祥青年同志给我们红军做了已(四)件大事证明。第一帮我们红军在界首江边架了二路木桥；第二带我们红军在光华铺打了一胜仗，感谢发祥同志；第三带我们红军上长征大道过五福关胜利到落江；第四同我们红军一路宣传，在关顶庙开大会宣传群众干革命。

时过境迁，刘发祥老人已于2008年去世。他的儿子刘保生把这份“红军证明”作为传家宝，复制张贴在家中堂屋的墙壁上。

“父亲一直说，这些事微不足道。可共产党却一直没有忘记，解放后，党和政府给我们家的关怀，数都数不过来。”刘保生说。

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曾茜说，这份“红军证明”证明了民拥军、军爱民的鱼水之情，更凸显了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，这正是这支伟大的队伍走向胜利的根基。

英名廊上，20321个名字在召唤：长征自有后来人

7月22日，是界首百姓赶集的日子，街边各种土特产品摊点一眼望不到头。

琳琅满目的新鲜果蔬、腌制鱼干……人头攒动的集市上，大学生们被热闹的吆喝声感染。

曾茜和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陈偲睿边走边看，两位土生土长的广西女孩都开了眼界。吃着螺蛳卤鸡蛋，陈偲睿突然眼眶一红：“这人间烟火，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啊。”

穿过集市，走上1972年建成的界首大桥，红军街一览无余。

返身走进红军街，但见数百间骑楼沿江一字排开。这里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，有豆腐坊、裁缝铺、药铺，还可看到“裕昌隆”“志源祥”等老商号图片，游客往来穿梭。

顺着连心步道，来到原名三官堂的红军堂。湘江战役时，彭德怀在此指挥红三军团作战。

遗址公园尽头，是红星大桥。

“界首大桥连起了界首镇居民的人间烟火，红星大桥则是桂北动脉的重要节点。”广西北投公司技术管理工程师陈剑介绍，长227米、宽12米的大桥原名湘江二桥，建成于2020年。因军委纵队长征初期称为红星纵队，为了纪念红军长征，后来大桥更名为红星大桥。

两座大桥相距仅1.6公里，守望望着两岸百姓来往和货物运输，同时将周边红军长征红色遗址串联成环。

在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里，有一条英名廊。32米长的曲形花岗岩石墙上，镌刻着湘江战役中牺牲的20321名红军烈士的名字。

纪念馆馆长尹汤怀告诉学生们：“很多六七十

岁，甚至九十多岁的老人，在我们眼中，是伯伯、爷爷，但他们会在英名廊前，抚摸墙上的名字流着泪喊‘爸爸’‘爷爷’。他们呼唤的这些亲人，当年也就20岁左右。”

丁享奥垂目动容：“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，青春向前，不负韶华。”

“突破”无处不在：600个货柜满载水果，从兴安驶出国门

湘漓镇灵源村柑橘种植基地，一片片翠绿果园里，果农们正在忙碌。

武汉大学美国留学生凯佑问湘漓镇宣传委员李艳：“你们每天会吃几个橘子？”

“家家户户每天都吃，是很平常的水果。”李艳回答。

这段对话，开始只道是寻常，后来才知其中深意。

原来，在凯佑的记忆中，在他美国的家中，橘子是珍贵的水果，一般只有在圣诞节这种特殊日子才会吃。“我们称它为幸运果。”

30年前，原产于湖南的蜜橘，在广西栽培后大获成功。兴安不断提升种植技术，改良品种，兴安蜜橘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21万亩蜜橘年产值可达18亿元，带动4万果农增收。

去年，兴安蜜橘实现国际市场的突破，桂林桔利库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是幕后推手。

公司经理孙凯告诉大学生们，针对果农散户种植存在的标准化等问题，公司与海关创新探索新模式，由村委会作为法人主体，申报出口证件。湘漓镇灵源村和双河村共有1.1万亩自有种植基地，获得出口资质。

大学生们看到，满洲里、佳木斯等口岸的通关文件，在孙凯的办公桌上整齐排列。

听说公司去年出口柑橘600个货柜，滚滚车流半个月就能到达中亚五国和俄罗斯等国，曾茜脱口而出，这是用红军突破湘江的精神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上的新突破。

新时代的长征，“突破”无处不在。

2022年之前，铜阀门产业在兴安是“零”。那一年，兴安首次引进一家浙江企业成立桂林意康铜业有限公司。

县里发现意康铜业背后，还有一个产业集群。经过真诚招商，桂林永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于2023年年底扎根落户兴安。

2025年，全县铜制品产业总产值近5亿元。

“这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缩影。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舞台上，机遇无处不在。实现梦想没有秘诀，只待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。”陈偲睿说。

新西行漫记

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架起和平发展桥梁

兴安有长征中著名的界首渡口。让我感佩的是，这个不靠海的内陆县，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中也有一席之地。

兴安县的柑橘园很大，采用绿色方式种植。这里的柑橘不仅国内畅销，还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家。

我们在柑橘园里和农民交谈，知道他们在技术培训、拓展市场上都克服了很大的困难。想要完成一件事情，碰到困难是正常的，需要一直保持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。

和柑橘出口公司的负责人交流中，我发现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不光是互卖商品，更是架起和平发展的桥梁。通过合作，兴安让更多国家的人吃到“兴安产”的水果，也让彼此联系更紧密。

从界首渡口，到红星大桥，再到柑橘园，兴安让我不仅看到了一座老城怎么把历史保存下来，同时也看到，新的合作和发展正在这里逐渐展开。

